



## 嘉義限定

### 乾隆品牌與嘉義的不解之緣

■ 許媛婷

今（107）年7月24日至10月14日在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開展的「品牌的故事——乾隆皇帝的文物收藏與包裝藝術」，雖是延續先前在北部院區展覽熱潮而移師嘉義展出，然為了符合「嘉義限定」，圖書文獻處在原先展品之外，特地另外增加三件展品以突顯乾隆品牌與在地化的連結。透過奏摺，我們看到乾隆皇帝如何透過墨寶建立個人形象；而在軍機大臣奉命為皇帝擬旨及皇帝在銅版畫上的題詩內容，更是揭露出「嘉義」地名產生背後的歷史真相，原來與乾隆皇帝並非毫無關係，當中存在著一段如絲縷般的不解之緣。



圖1-1 《御製擬白居易新樂府》 清乾隆間彭元瑞寫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2 《御製擬白居易新樂府》首頁為乾隆皇帝序

## 乾隆詩作、墨寶就是品牌形象

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間（1736-1795），文治武功顯赫、基業穩定，締造大清燦朗輝煌的盛世。其中，在乾隆皇帝引導及支持下的皇室藝術，不論是在書法、繪畫、器物，或者善本書籍方面，皆展現出皇室規格的精緻品味及清雅格調。

身為皇子的弘曆（1711-1799），六歲開始接受滿洲鑲白旗人福敏（1673-1756）在經學及程朱理學上的啓迪；九歲正式展開皇子教育生涯，在帝師福敏、蔡世遠（1682-1733）、朱軾（1665-1737）等名儒教導下，對於經、史類書籍均有涉獵；十四歲時，開始學寫詩文，日課期間凡論、說、序、記、跋、雜著、表、頌、贊、箴、銘、賦、古今體詩等多種文體，都在學習之列。而在長期寫作訓練下，弘曆暇餘之際特別喜愛詩文創作，尤偏愛唐朝李白（701-762）、杜甫（712-770）、白居易（772-846）詩，韓愈（768-842）、蘇軾（1037-1101）文，因多仿其風格，故筆下詩文多有純真樸實、蘊涵儒家思維的唐、宋古風。以《御製擬白居易新樂府》為例，此部原題「御製用白居易新樂

府成五十章並效其體」，便是仿白居易新樂府詩五十首擬作而成。作品及刊印完成於乾隆四十一年（1776），皇帝此作除了頒賜臣工之外，亦不乏臣子為迎合聖上而自請繕錄、刊刻，並廣為流傳，進而達到宣傳乾隆皇帝雅好詩文、關懷民生疾苦的正面形象。像是江蘇學政劉墉（1720-1805）、浙江學政王杰（1725-1805）、福建學政沈初（1729-1799），及江蘇學政彭元瑞（1731-1803）等均先後奏請「恭照繕錄，敬謹重刊」，並獲皇帝准允。

特展選件即為時任江蘇學政的彭元瑞繕錄乾隆皇帝的樂府詩作，再請書坊雕鏤刷印的進呈本。其版式疏朗，字大如錢，紙張厚潔，書冊封面以明黃幾何地紋，綴以荷花、西番蓮、石榴等各色花卉織錦紋飾；函套是綠地萬字綴花卉枝葉紋的雲頭六合函套。此部書衣及函套包裝雖非出自乾隆皇帝親自下旨而成，然用料應係來自江南地方織造，以花開富貴的雍容華麗，刻意迎合皇家意象的尊貴地位。（圖 1-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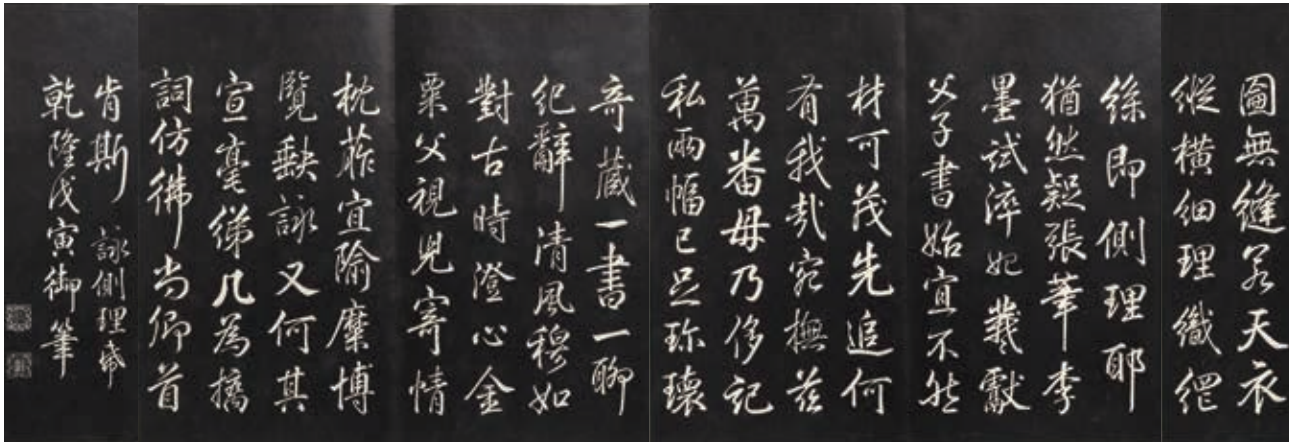


圖2 清 高宗 《御製詠側理紙詩》 收入《敬勝齋法帖》第十二冊 拓本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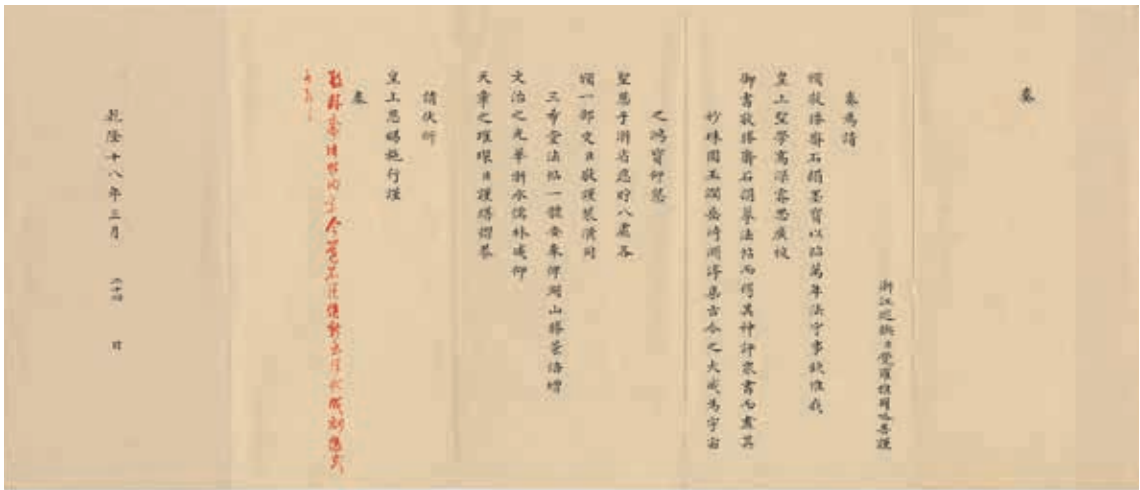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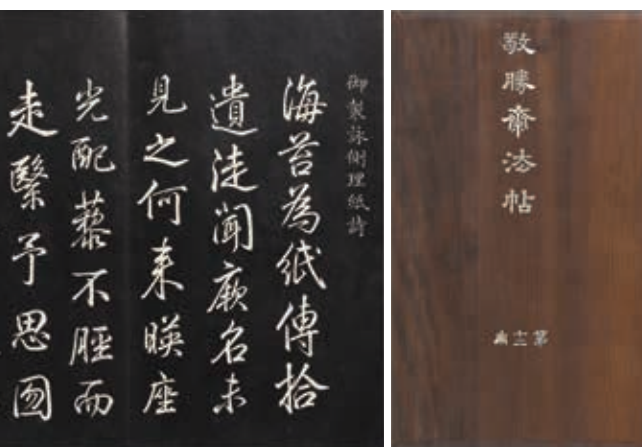


圖3 清 覺羅雅爾哈善 《奏請頒敬勝齋石搨墨寶摺》 乾隆18年3月24日 硃批釋文：《敬勝齋法帖》內字今覺不佳，俟新書法帖成刻後或可耳。

除此之外，乾隆皇帝對書法及繪畫的喜愛與興趣，早在他還是皇子之時便已顯露出來，尤其受到祖父康熙皇帝（1654-1722）的影響深遠。祖孫兩人相處時間雖僅短短數月，但每當他陪侍在側，祖父有時便會將自己的御筆墨寶，或親題紙扇，賞賜給他。此舉不但為弘曆帶來極大鼓勵，無形中也激發他學習書法的動力。再者，宮中日課包含每天臨摹名家書法習作，從最初臨摹唐人楷書，到後來接觸晉王羲之（303-361）、王獻之（344-386）父子、唐顏真

卿（709-785）、元趙孟頫（1254-1322）、明董其昌（1555-1636）等人的法書作品，其眼界日益開闊，喜愛愈深。

不論是寶親王時期的弘曆，還是登基後的乾隆皇帝，對書法的興趣未曾稍減，而對繪畫的欣賞及喜好，則在二十一叔允禧（1711-1758）影響下，逐漸成形。正因他自幼習字，成長過程中亦深受帝師及皇族長輩的文氣影響，因此對皇室收藏書法及繪畫偏愛，以及對書法作品的自我要求，則是有增無減。此次展出的《敬



勝齋法帖》便是乾隆皇帝仿照祖父康熙皇帝《淵鑒齋法帖》之例，同樣命人著手整理自身所寫詩、文，以及臨摹歷代書家名跡之書法作品，於二十六年（1761）命蔣溥（1708-1761）等人予以摹勒上石，嵌於紫禁城樂壽堂、頤和軒之廊壁上，並將碑拓共計二百六十帖，整理成冊，編成《敬勝齋法帖》四十卷。此次展出乾隆皇帝於丁丑年（二十二年，1757）第二次南巡時，因在浙江得獲兩張側理紙而寫下的〈御製詠側理紙詩〉，便是收入《敬勝齋法帖》第十二冊。（圖2）

不過，根據本院典藏一件浙江巡撫覺羅雅爾哈善（?-1759）的奏摺，則可以看出乾隆二十六年完成的《敬勝齋法帖》顯然並非是初刻、初拓本。換言之，現存《敬勝齋法帖》是在乾隆皇帝重新調整之後，或有新添御製、御書與重新臨摹書法作品彙集而成的增刻拓本。

乾隆十八年（1753）農曆三月二十四日（西曆四月二十七日），浙江巡撫覺羅雅爾哈善奏請皇上賞賜《敬勝齋法帖》石搨墨寶，其理由為「仰懇聖恩，于浙應貯八處，各頒一部，交臣敬謹裝潢，同《三希堂法帖》一體安奉。俾湖山勝景，倍增文治之光華；浙水儒林，咸仰天章之璀璨。」臣下對皇帝的墨寶推崇備至，

進而奏請賞賜，再由臣下裝潢成冊，以供當地儒林仰觀御書墨跡。其背後突顯出來的意義或為臣下深知乾隆皇帝醉心法書，或御筆揮毫，或臨摹古人之作，而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透過奏請頒賜皇帝墨寶，藉以引領地方書法流風，以討皇上歡心。

只可惜，追求完美的乾隆皇帝卻批下「《敬勝齋法帖》內字今覺不佳，俟新書法帖成刻後或可耳。」（圖3）顯示其對當時《敬勝齋法帖》文字尚欠滿意，待日後若有重新寫成刊刻後，或可另行賞賜。依照奏摺所示皇帝硃批，覺羅雅爾哈善顯然碰了個軟釘子，但從中卻可一窺乾隆皇帝對書法藝術有著高度的自我要求，以及慎重看待可能會影響其作品呈現的形象流傳。從現今觀點看來，這難道不正緣於乾隆皇帝對個人形象的看重，甚至期望成為臣民楷模的自我期許嗎？

## 乾隆皇帝與「嘉義」地名的淵源

如同今日民衆對於「嘉慶君」是否來過臺灣的疑問般，大家一樣好奇乾隆皇帝究竟有沒有來過臺灣？或者來過嘉義？答案是：乾隆皇帝與嘉慶皇帝父子兩人都未曾渡海踏上臺灣土地，亦未到嘉義。然而，若要說乾隆皇帝與嘉義之間卻有著如一段絲縷般難以斷開的淵源，你相信嗎？

或許你已經猜到了，那就是今日我們所稱「嘉義」地名是由乾隆皇帝親自賜名的，迄今已沿用二百餘年之久。嘉義古地名稱爲「諸羅」，一說是取自諸羅山社（Tiroson）的漢字音譯；另一說則是取自諸山羅列而來。早在明鄭以迄清初之際，諸羅縣城並未建立城垣，只以刺竹木柵編插，以致外力易攻，城內難守；直至雍正元年（1723），諸羅縣城改築土城，



圖4 《上諭檔》 清乾隆52年冬 方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方稍具防禦功能；乾隆五十三年（1788），林爽文事件平定後，已被改名的「嘉義」縣城在乾隆皇帝指令之下，不僅重新修葺土城，增高加厚，同時添建城樓，以資守衛。

然而，改名「諸羅」為「嘉義」，且重修土城，其背後原因為何？若是追溯起來，卻是與城內丁兵、士民義勇守護家鄉的歷史事蹟有關。乾隆五十一年（1786）漳州人林爽文（1756-1788）因臺灣鎮總兵柴大紀（1732-1788）任內貪污納賄、吏治廢弛，因而起事抗清，進而圍攻諸羅城。由於林爽文具有天地會成員身份，再加上林軍勢力日益擴大，使得清軍、林軍對戰日久，始終無法平息戰事。

此事驚動遠在京城乾隆皇帝，於是隔年（五十二年，1787）遂下旨派遣福康安（1754-1796）渡海救援。福康安於十一月初一日登岸後，首要為遵照諭旨：「先救諸羅」。由於乾隆皇帝聽聞諸羅縣士民長期以來守城艱困，仍然奮力守禦之事，為嘉勉士氣、民心，於是下旨命軍機大臣試擬諸羅縣名若干，作為更定縣名之參考。根據院藏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初二

日《上諭檔》記載：「謹擬更定諸羅縣名，恭候硃筆點出，寫入諭旨。嘉忠、懷義、靖海、安順」由於《上諭檔》係為軍機處抄錄以皇帝名義發布的諭旨檔案，故從檔案內容看來，軍機大臣應是奉旨提出四個地名，以供乾隆皇帝硃筆圈選。（圖4）

然而，究竟何時正式定名為「嘉義」？此又據《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一二九二「丙寅」（初三日）記載：「城內義民，幫同官兵，奮力守禦，保護無虞。該處民人急公嚮義，眾志成城，應錫嘉名，以旌斯邑，著將諸羅縣改為嘉義縣。俾閩縣良民倍加奮勵，以昭獎勵。」具有官修史書意義的《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是目前可知較有明確記載「著將諸羅縣改名為嘉義縣」等字，而其著錄時間為十一月初三日。

綜上所述，五十二年十一月初二日大臣已提出四個地名「嘉忠、懷義、靖海、安順」供皇帝圈點，至隔日（初三日）確立改名為「嘉義」。當時，福康安尚未完全解除林爽文圍攻諸羅之事，而皇帝已下旨意。今日，雖然我們無法得知乾隆皇帝竟在短短一、二日便拍板定案的心路歷程，然從其更名之速，以及《實錄》所載「以昭獎勵」四字，則不難想像，乾隆皇帝有感於諸羅縣士民長期堅守城池的齊心同力，欲藉此激勵士氣、安定民心。

不僅如此，乾隆皇帝於當年十二月中旬還為此特別題詩，其詩名兼述事件及改名源由，詩題為〈福康安奏大剿諸賊開通諸羅並進攻斗六門賊勢潰散信至詩以誌慰昨改賜諸羅縣名為嘉義合縣士民之忠實堪彰善也〉。此詩同時收入《御製詩五集》卷三十四〈丁未（五十二年）·冬至〉，以及將御製詩句刻至銅版畫〈諸羅解圍圖〉，成為此一事件的歷史見證。

銅版畫〈諸羅解圍圖〉收錄於《臺灣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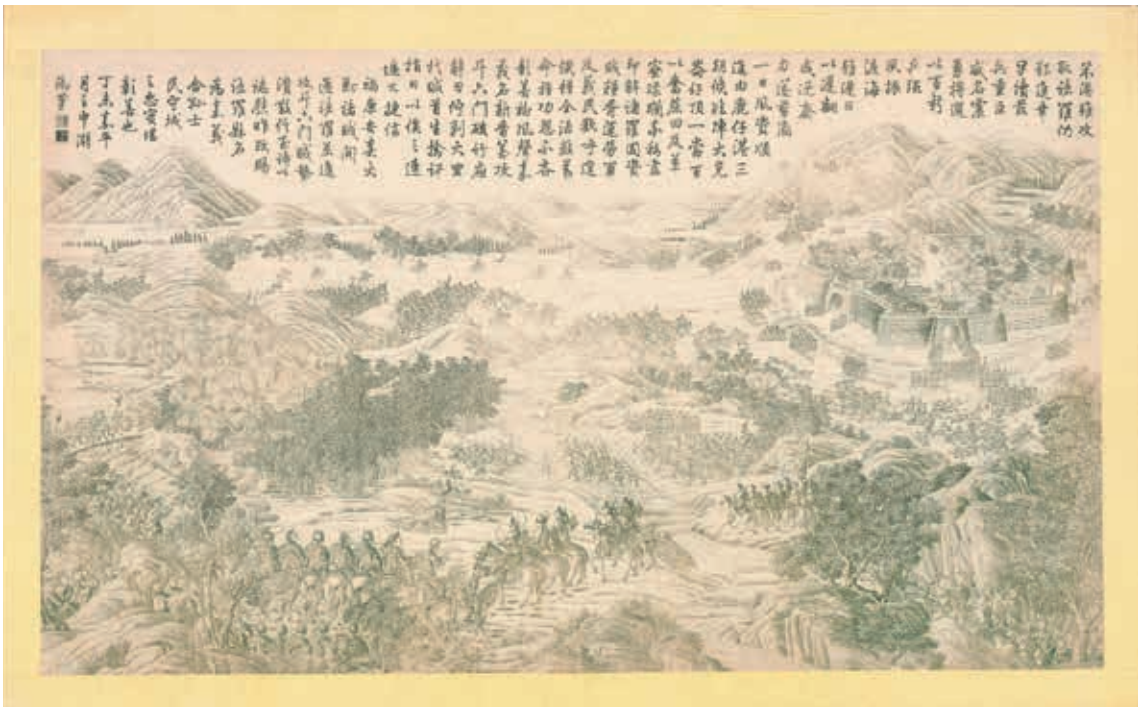


圖5 清 乾隆 〈諸羅解圍圖〉 銅版畫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6 故宮南部院區「品牌的故事——乾隆皇帝的文物收藏與包裝藝術」展場所示《上諭檔》及〈諸羅解圍圖〉 許智璋攝

（另有名為《平定臺灣圖》、《平定臺灣得勝圖》）十二幅之首。（圖5）最早係乾隆皇帝在五十三年二月先下旨命福康安於臺灣地方選取畫工，繪圖呈覽，以誌戰功；之後，再根據福康安送至京城的底稿，命宮廷畫師重繪，於同年七月十四日將圖樣進呈御覽。隨後，皇帝又命姚文瀚、繆炳泰、楊大章、賈全、謝遂、莊豫德、黎明等七位畫師繪製彩繪本，再將十二幅彩繪本交由如意館及造辦處繪製清圖，最後由造

辦處的工匠根據清圖以紅銅製成銅版畫。乾隆五十七年（1792）十一月十九日造辦處將印成銅版畫二百份，計二千四百張交由太監鄂圖里進呈御覽。據《活計檔》記載，乾隆皇帝隨即交辦，其中一百二十份作為陳設之用，應裱冊頁配做木匣；餘十五份分賞阿哥及軍機大臣；餘六十五份交由軍機處擬賞之用。由此可知，乾隆皇帝必然十分滿意《臺灣戰圖》的銅版畫製作，遂以此作為賞賜阿哥們以及臣下之用。（圖6）



圖7 「嘉義限定」單元 故宮南部院區「品牌的故事——乾隆皇帝的文物收藏與包裝藝術」展場 謝明松攝

## 結語

乾隆皇帝將〈諸羅解圍圖〉置於《臺灣戰圖》十二幅之首，並且題詩以誌，固然起因於林爽文起事抗清事件，然爲了嘉許諸羅縣士、民固守城池之忠義，以及福康安解諸羅之圍，故以「昨改賜諸羅縣名爲嘉義」特別強調改名用意以安撫民心。不僅如此，乾隆皇帝始終對此事念念不忘，至五十九年（1794）〈新正重華宮茶宴廷臣及內廷翰林用洪範九五福之四曰攸好德聯句復成二律〉的詩句仍提到「嘉義安民縣民賜」，詩下小字清楚敘明賜名「嘉義」源由：

先是諸羅被賊攻圍日久，饑困不支，在城百姓等深知忠義，同心固守。迨福康安等渡臺，復不俟兵齊，即先鼓勇架入，立解重圍，城中數萬生靈得以存活，聞之深爲憐惻，降旨改諸羅縣名爲嘉義，以獎合縣士民守城之苦，彰其忠義，自是民始獲衽席之安矣。

乾隆皇帝「以獎合縣士民守城之苦，彰其忠義」而動心起念爲諸羅改名爲嘉義，同時也爲當時

百姓堅守縣城的忠誠與義勇，立下一個最佳註腳。（圖7）

作者任職於本院圖書文獻處

## 參考書目

1. 《上諭檔》，清乾隆五十二年冬，方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2. （清）高宗撰，《御製詩五集》，清內府烏絲欄寫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3.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臺北：華聯出版社，1964。
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5. 莊吉發，《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2。
6. 洪安全總編，《清宮諭旨臺灣史料》，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6。
7. 李天鳴，〈林爽文事件中的諸羅戰役〉，《故宮學術季刊》，19卷1期，2001年秋季，頁151-194。
8. 李泰翰，〈清乾隆年間臺灣戰圖製作經緯〉，《故宮學術季刊》，25卷2期，2007年冬季，頁139-178。
9. 何傳馨主編，《十全乾隆——清高宗的藝術品味》，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3。
10. 蔡榮順，〈諸羅山社名稱演繹〉，《臺灣文獻》，別冊49，2014年6月，頁2-13。
11. 賴玉玲，〈奔流不息——嘉義發展史〉，《故宮文物月刊》，394期，2016年1月。
12. 余佩瑾主編，《品牌的故事——乾隆皇帝的文物收藏與包裝藝術》，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7。



乾隆皇帝的  
文物收藏與  
包裝藝術

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 S101展廳

2018.07.24~10.14

品牌故事

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  
SOUTHERN BRANCH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開放時間 | 每日09:00至17:00 (週一休館) HOURS | 9:00-17:00 DAILY (CLOSED ON MONDAYS)

61248 嘉義縣太保市故宮大道888號 No.888, Gugong Blvd., Taibao City, Chiayi County, 61248, Taiwan R.O.C +886-5-362-0777 <http://south.npm.gov.tw/>

STORY of A BRAND NAME

THE COLLECTION AND PACKAGING AESTHETICS OF EMPEROR QIANLONG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